

迴

若石

有一些聲音在我的胸懷

峯迴路轉如此的糾纏……

喧嚷的午后，在中正路上靜望來往逡巡的車輛，就像在青青草原觀天霧的變化，瞬間萬象，而覺過盡千帆皆不是，人能捕捉的只是凝聚於片刻的美好菁華，麥帥說得好：「但願你仗劍而死，不願你鬱鬱而生。」但沈默一生果真比不上一時的輝煌？若這沈寂代表心志的澄明與平實，我寧願守住這長季的煦和。

公路局台中往新竹紅字的直達車終於出現視野，這顆漂泊已久，沾滿塵垢的心是該歸去，帶著絲許難愁與不甘，又怎平得此心——自己辛苦掙來的竟是滿面的灰！原不該計較任何，得失存乎一心並非絕對，但當下意識認真地追求某些身外之物時，才發覺自己竟如此執著。心中絞纏的結隨時間成正變的增衍，面目在蛻變中日趨猙獰與可憎，何昔日之真純已成虛偽的代面？見山非山，見水亦非水，心壑已不復奔瀾，歸去一洗家鄉遼闊寬廣的海水之意

念遂強有力的抽動，喚這迷失的遊子停止空間的流瀾。

心裏的悸動尚未止息，望著眼前的龐大車身，渴望就此笑傲而去。回顧一眼來時路，拋却腳下的污泥紅塵，無一絲顧盼的揚長遠去，前面愧慙躍動的是故鄉翻騰拍打的海波。

趙寧在民權東路觀盡人間的苦樂哀愁，此刻車下迤邐的中港路上也佈滿了塵緣中各種世態。掠過了兩旁的琳瑯越過市界，便突地豁然開朗，眼界一新，翠墨相接，如滌於山野。而大肚山上榮總台中分院白色的建築在逐漸擴大中，鶴立孤挺，悅目而醒眼，與它所蘊含的死亡陰影恰成強烈對比。去年十月奶奶因中風入院，牽扯上我們之間的因緣，却切斷了家裏緊繃的平衡線。在8106病房的日子裏，方才體會在剛強的外表下，人是如此脆弱的不堪一擊。一向是個呼風喚雨的女強人，而今蜷伏瑟縮，終日以淚洗面。面對這一切，只覺刺心和酸楚。爺爺不眠不休悉心照顧不願離去，彷彿過去所有的

怨懟，在大難來時都已煙消雲散。情到深處無怨尤，但是否所有的考驗都必須付出相當的代價？

鄰床也是個中風的女病人，比奶奶早三星期入院，正邁向改造事實的復原狀態中，是時間造成了彼此截然不同的應對態度。鄰床的淡然和著窗外的草坡在陽光下所盪出的生趣迅速地感染予我，緩慢地改變奶奶不穩的情緒，這刻我告訴自己：無悔。從來只知自己正被動地朝刻板，隱約可見目的行路走去，無風，無雨，無晴。由於奶奶這一病，頓時所有的心棘都蕩然無存，該好好地走這一遭！

路的這端是生死的沈浮，另一端是東海年輕的顛揚。每回路過，都要貪飲幾杯遼潤的醉山風，想像自己優遊其中，無瑣事之勞形，無雜念之昏憤。東海特殊之處，是它獨立自足的城鎮雛型，孟東籬時代類似的屋舍錯落有致，別具風格，文人墨客附庸高雅的風流在不經意的一瞥中想見無數，猶與世孤絕般，迥異的是尚可一覽世間風雲，在出世與入世間來去自如。靜置於禪室中，未必便是最安謐的

蕩，但求無愧我心，何苦拘泥於事物外在的形式逼使自己無所適從？

在沈思中迂迴曲折，不覺中鐵砧山已飄至窗前，而車內空空洞洞，只剩幾個人頭零散地點綴在長排的黑椅背中。選了個位置坐下。獨自憑窗看一無所有的椅座，像影舞者在演完長劇後人潮散盡，面對空曠的舞台，嘗試由舞過的記憶中去肯定自己。

良久，遂又跌入剛才的沈思中……

小家碧玉的鐵砧山西望台灣海峽，餐風飲露至今，不知相待了多少寒暑。它本只是座原始的荒山，微徑穿梭其間，後來由私人買下開闢為運動公園，才添上如今之花俏新裝。前年復登此山，幼時常來的熟悉感被一分遙遠的陌生所取代。說不出的悵然若失襲擊這舊日的遊客。山若有知，是否亦如我之無悔？山腰間的妙法寺早晚誦經聲不斷，迴盪於谷間，禪與佛是遍地可摘的蓮。而佛心於我越近，橫生出來的欲與道的掙執越烈，放下布袋，豈能真自在？想著舅舅的「放心」與瀟灑由衷，自己竟也痴傻起來。本來無一物，莫使惹塵埃，人却常在沾滿一身污穢後，才為自己的囚首垢面哭泣。心丘之泰然果如瓢水之易求？為有萬般苦心養之爾。

起帆時，行囊滿載殷殷期許，甫今歸來，交予的是探索後的茫然，是誰說過曾擁有過的必留下痕跡？但在衆流的歷練拍滾後，為何如此地虛疲與憔悴？是在逐漸自得的忘形中遺失，還是根本未曾擁有過，遺談失去？陶淵明如許寫過「悟以往之不諫，知來者之可追，實迷途其未遠，覺今是而昨非」。我急待這番洗浴後新脚步的跨出！「滄浪之水清兮，可以濯我纓；滄海之水濁兮，可以濯我足。」清朗水聲傳來，正是歸向——

拐過最後一個大灣，便是迴的終結

你用你的一切，等待我的漂泊

我用我的漂泊，等待你的一切
拉了鈴，我急切地向車下走去。